



袁银波 著

媚蝶

青海人民出版社

媚 蝶

袁银波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媚 蝶

袁银波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25 万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5—01167—7/I · 256 定价：14.80 元

内 容 提 要

古都，西京，远郊，乱葬坟，惨淡的月光下，猫头鹰尖利的叫声，女人“嘤嘤”的哭声……

烟花巷内，桃红小院，世代青楼，万千风流，“文革”期间，一风流女子先后投身于造反派头头和当权者的怀抱，极尽人间风流，自己也青云直上，赢得了“副主任”的桂冠。凤凰落架，竟又东山再起，成为古都“舞蹈皇后”。于是，红男绿女，乌烟瘴气，春桃小院，淫荡不堪……

女贱，佳丽，穷棍，黑汉，贫困的命运，坎坷的经历，曲折的爱情、血泪的纷争……父子相争，刀棒相见，误伤亲子，母断其臂……血，血，殷红的血，悲愤的血。

命运，悲哀的命运，将她和她，还有她，齐齐推入罪恶母亲的怀抱。不悄的母亲，竟把自己的亲生女推向无际的深渊；使美丽的月儿，全都遭到了蹂躏摧残……

枪声，无情的枪声，悔恨，万千的悔恨，灾难，无穷无尽的灾难，思索，感慨万千的思索。

目 录

引子	(1)
月亮升起的地方	(3)
天生一轮美丽的月亮	(10)
两个小小的月亮	(21)
带刺的月亮	(31)
仇恨的月亮	(36)
风流知多少	(42)
畸形的风流	(48)
裂痕在这里出现	(55)
同是天下父母心	(60)
苦命的月亮	(68)
秀女叱风云	(72)
落架的“凤凰”	(80)
柳暗花明又一村	(87)
肮脏的月亮	(96)
“校花”认“狼母”	(112)
嵩山苦命月	(120)
乌云遮新月	(131)
地上的月亮	(139)
幸福的月亮	(147)
罪恶的道路	(155)
风雪中的月亮	(164)
木棚里的悲剧	(173)
古城卖花女	(186)

二十四	泪织的花环	(194)
二十五	魔影在这里出现	(204)
二十六	相逢“迎春楼”	(209)
二十七	一只迷途的羔羊	(222)
二十八	平地起风波流	(234)
二十九	风流知多少	(250)
三十	难逃的劫难	(261)
三十一	中秋淡月光	(279)
三十二	狼与小羊的较量	(290)
三十三	在魔鬼身边	(310)
三十四	槐花飘香的季节	(325)
三十五	又是一只小羔羊	(337)
三十六	诱惑的力量	(348)
三十七	蓓蕾遭严霜	(356)
三十八	四个美丽的月亮	(367)
三十九	月儿西斜时	(382)
四十	月亮的悲哀	(389)
	尾声	(402)

天上，一轮弯弯的月亮，
地上，一处荒凉的坟场；
弯月，被飘来的乌云遮盖，
坟场，被漆黑的夜幕隐藏。

引 子

那是月亮么？是的，是月亮。却怎么的，它会那么弯，那么小，那么惨淡无光？

那是月光么？是的，是月光。却怎么的，它会那么昏，那么暗，那么苍白凄凉？

一片乌云飘了过来。立时，方才只是在天空中缓缓流动的几块云彩，匆匆地聚集在一起。它又像磁石吸铁一般，把隐藏在四面八方的云彩都吸了出来，越积越多，越积越厚，转眼间就把天都遮严了。像是有把其大无比的漆刷，饱蘸了黑黑的漆，在蓝天上抹了一遍似的，宇宙间的一切，顷刻都变得黑暗起来。

那里，似有光明。不，假定没有灯光，它会同别处一样黑暗。

那是繁华的西京市。远效里，则一星点光亮也找不到了。除了黑暗，便是荒凉，便是寂静，便是严寒。

这片黑暗，还笼罩着另外一个世界——乱葬坟。这里，有逝世的老人，有早夭的稚童，有罪恶的尸首，也有屈死的冤魂……这些死去的人，不管他们生前的身分、关系和经历如何，不管是同志还是朋友，是亲人还是仇敌，是富豪还是贫民，是干部还是群众，可一旦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们全部沉默下来，永远地沉默下来。但是，他们的功过是非，世人却争与评说。猛然，有一阵异样的尖利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呼——呜——”，“呼——呜”——……那是猫头鹰的叫声。这就不那么寂寞了吗？非也！在人们传统的看法里，总是把猫头鹰称作“丧门星”、“报丧鸟”，把它同死神、幽灵联系在一起，因此，它的叫声，只能更增加人们的恐怖感，丝毫不能给人们带来欢乐和生机。

咦，再细耳听时，那阴森森、黑漆漆的乱葬坟里，仍然只有猫头鹰的叫声。这尖利刺耳的声音，如泣、如诉，滴血，滴泪……

它是在哀叹人世间的不公，还是在哭叙悲哀的事情？是在诅咒可怕的偏见，还是在泣悼死亡的阴魂？是在悼念已故的亡灵，还是在代言亡灵的声音？

却怎么的，那“呼——呜——”、“呼——呜——”的叫声变了，变成了“嘤嘤嘤嘤”的哭声，这哭声令人悚然，这哭声撕人心碎……

在这个宇宙间，在这个世界上，
男人好比太阳，女人好比月亮，
你可知太阳究竟从何方升起？
你可知何处有真正的月亮？

一 月亮升起的地方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西京市西城区春桃巷 136 号小院。当然，这是指那些年幼无知者、沉醉事业者，抑或是孤陋寡闻者。

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个地方——西京市西城区春桃巷 136 号小院。当然，这是指那些男女痴情者、沉湎酒色者，抑或是流氓成性者。

春桃巷 136 号小院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院落呢？

它紧依西京城墙，南靠西京西城门，这里有个窄窄的巷子即为春桃巷。

春桃巷里，有个幽静的小院——春桃小院，此即为 136 号小

院。可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巷子小小的院子，人们把它称之为月亮升起的地方。

对于春桃小院，在古都，在西京，凡上了点年岁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出名于北宋徽宗时。其时，徽宗无道，朝廷腐败，外敌侵袭，民不聊生。但是，徽宗和他手下的官僚，却依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徽宗经常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搜集建筑材料，建造殿台楼阁、水池花园。哪里长有千年古树，奇花异草，谁家存有稀奇的古玩，好看的摆设，他都要弄到皇宫里。当然，民间美女，更是入选无数，三宫六院，处处佳丽如云。官僚们乘机勒索，衙役们顺手敲诈，搞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各地青楼遍树，蔽泽林立。古都西京城里，这时也有座名噪古城的青楼，叫春桃馆。它因当朝皇帝宋徽宗亲笔题匾，故而名声大振。

春桃馆的出名，主要因为一位名叫春桃的女子。春桃老家为延安府人。她本出生于书香门第，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吹拉弹唱，样样皆能。但为逃兵灾。流落西京，至西京西门附近一家“醉客楼”沦为烟花女子。春桃初落风尘，才刚刚二八年纪，那容貌煞是迷人。诗曰：

闺心似幽兰，

面如桃花艳。

朱唇凝脂匀，

峨眉弯月般。

蝉鬓迭云新，

柳腰十指纤。

初看像西施，

再瞅似貂境。

这春桃姑娘的女儿之身，是西京城内一位家产万贯的郑姓

珠宝商公子破的。郑公子自谓财压千户，腰缠万贯，便来到西京名妓院“醉客楼”想要耍威风。其时，“醉客楼”老鸨刘妈妈唤过本馆近百女子，郑公子竟无一中意。他声称，如刘妈妈能找下他十分中意的女子，并确系处女之身，他将以千金奉送。刘妈妈一听，心中暗喜，她上前对郑公子说：“郑公子休得小看了‘醉客楼’，这里还真有一位二八姑娘，管叫郑公子满意。”

郑公子说：“果有这样姑娘，快快唤来见我。”

刘妈妈说：“如果公子满意，须以千金奉上。”

郑公子说：“我是何等样人，出口岂有戏言？快去唤姑娘就是了。”刘妈妈仍不放心，同郑公子立下字据。稍停，刘妈妈唤春桃出来。春桃此时尚在闺中，她央求刘妈妈，说自己卖艺不卖身。刘妈妈为稳住春桃之心，便佯装答应。春桃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下同郑公子相见的。

郑公子一见那春桃，果然花容月貌，冰体玉肌，他看得眼都直了。春桃再唱了几个曲儿，更使郑公子爱火中烧，丢魂落魄。刘妈妈见得此情，悄声相问：“郑公子，这女子你可中意？”

郑公子连声说：“中意，中意，十分中意！好你个刘妈妈，却从什么地方，弄得这般的一个天仙女子，到西京里来勾人魂来了。”

刘妈妈挤眼一笑：“郑公子如果中意，妈妈我便作安排。不过，此女一向只卖艺不卖身，破身恐须费些手脚。”

郑公子说：“谢谢刘妈妈美意，如成了好事，而此女确系处女之身的话，郑某人定以千金相送。”

于是，刘妈妈精心安排，她在西京御花园设宴，做得几十种春桃姑娘最爱吃的菜肴，亲自给春桃姑娘作陪，边吃边喝，美酒连斟。春桃推辞不喝。刘妈妈婉言相劝，亲自斟酒，不容春桃不喝。酒兴正浓之际。穿戴一新的郑公子翩翩而入，满带文雅之气。刘妈妈忙予介绍：“这位是郑姓公子，此位便是春桃姑娘。而春桃

你却未必知道，郑公子家产万贯，为西京城里的首富，咱们的‘醉客楼’，全凭他鼎力相助呢！”

春桃听得此说，不得不向郑公子施礼。

郑公子急忙还礼，礼毕向春桃敬酒。

春桃推辞。郑公子一见，忙一连要过五个酒杯，然后一一斟满。他指着满满的五杯酒对春桃说：“你一我五，乘兴喝酒，偷一罚十，你以为如何？”春桃姑娘本来还有些犹豫，刘妈妈却说：“春桃呵，你好赖是咱‘醉客楼’出来的，怕他郑公子怎的？毕竟，他五你一，不灌他郑公子个烂醉如泥，就显不出我‘醉客楼’女儿的厉害。”

在刘妈妈的一再纵容下，春桃只好和郑公子对喝。那郑公子久经酒场，果然有得海量，他愈喝愈有神儿。而春桃姑娘一纤弱女子，怎禁得住这无情烈酒。当春桃姑娘喝到第九杯时，那郑公子已喝得五九四十五杯，但依旧面不改色心不跳，手捧烈酒哈哈笑。春桃姑娘却大是不同，她腮也红，脸也红，娇容飞霞，满面春风。

郑公子再将杯子一一斟满，他不客套，举杯就喝，直把五杯酒又喝得一滴不剩。然后，他在春桃面前举起杯子，再劝姑娘喝酒，春桃姑娘连连推辞：“郑……郑……郑公子，姑……姑……姑娘我，真不行了！活未说完，人已栽倒，直把郑公子端着的酒杯撞出老远，那酒洒了郑公子一身一脸。郑公子并不介意，只是笑对刘妈妈说：“看来，倒是妈妈夸海口了，你们‘醉客楼’的女子，并不是我郑公子的对手呵！”

刘妈妈笑着说：“有句俗话是怎么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牡丹花下解忧愁。’想你郑公子之意，也不过如此吧！如果郑公子不是此意，那么我这个老皮，也甘愿同你在这酒桌上一赌输赢了。”

郑公子忙说：“正是此意。正是此意。适才之言，不过是同妈妈开个玩笑。”

于是，刘妈妈唤来两顶大轿，她与春桃姑娘各乘一顶，急急往“醉客楼”而来。

郑公子不是傻瓜，他按刘妈妈事先安排，紧随着刘妈妈和春桃的大轿，一前一后尾随而来。至“醉客楼”，春桃仍烂醉不醒。刘妈妈将她安置在一间上等客房之中。她出得客房，郑公子正在外边等候。刘妈妈忙顺手一推郑公子，催他去行好事。

郑公子满心欢喜，立进客房之内。再看那春桃姑娘，仰卧于锦缎床上，真似那洛阳牡丹，天山雪莲。他心旌摇荡，欲火中烧，急急就解罗带，忙忙便扒衣裙。此刻，又见那——

褪放纽扣儿，

解开罗带结。

酥胸白如银，

玉体浑如雪。

胳膊赛冰铺，

香肩欺粉贴。

肚皮软又绵，

脊背光还洁。

膝腕半围团，

金莲三寸窄。

中间一段情，

露出风流穴。

所幸那，春桃大醉未醒，任凭郑公子怎么摆弄，她一直没半点反抗。郑公子如馋猫，似饿虎，往那娇春桃身上便扑。扑身之际，又觉着不对劲儿。原来他急忙之间，只顾了扒春桃衣裙，却忘了解自己衣带。醒悟过来后，他急忙脱衣拽带，身上扒个精光，便

行云雨之事，真个是：

世上纵有千般好，
最数青楼春梦妙。
教泽但戏女儿红，
哪个男子魂不消！

只消半个时辰，春雨已止，但云烟未散，郑公子他继续亲，亲不够，继续爱，爱不完……

不一阵，春桃缓缓醒过，只觉阵阵腹胀，下身疼痛。睁眼一看，见郑公子赤条条睡在身边，又见自己身上一丝未挂，她自然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她先一把抓过锦被盖在身上，再捏紧小拳头，“咚咚”只顾往郑公子身上砸来。

郑公子并不躲闪，因那姑娘绣拳，砸在身上恰似搔痒一般，别是一番享受。纵然如此，挨打哪有甜笑好，吵架怎比睡觉妙？郑公子也拉过锦被将身子盖上，笑对春桃姑娘说：“我以千金之许，来会姑娘一面。所行之事，皆得刘妈妈许可。今金还未给，姑娘身已破，我若一怒之下愤然离馆而去，‘醉客楼’难得千金，而姑娘已不能再待闺中，那又将如何呢？如果姑娘肯依郑某之言，我即以千金相送刘妈妈，并命她将‘醉客楼’改为春桃馆。似此，姑娘名声大振，春桃馆顾客盈门，你们何乐而不为呢？以后，姑娘若缺金银，只管向郑某张口，要多少，给多少，公子我决不吝啬，请姑娘三思。”

春桃一听，只能作罢，但她总不甘心就此破身，只是“嘤嘤”而哭。

郑公子见好即收，忙穿好衣服，起身向春桃告辞，姑娘不肯搭理。

郑公子出，刘妈妈进，如此这般，苦劝春桃一番，姑娘这才起身穿衣，洗漱梳妆。

当日，郑公子便以 1000 两黄金送刘妈妈，但提出必须将“醉客楼”改为“春桃馆”。刘妈妈一一答应。

郑公子有的是金银，攒的是珠宝，再使人上东京汴梁，用重金买通太监总管，让宋徽宗御笔亲题得“春桃馆”。御笔题名一到郑公子之手，他即命人制金字红匾。挂匾之日，西京城上至皇亲贵族府城官员，下至商贾富豪庶民百姓，蜂拥而至“春桃馆”添趣助兴，这成为当时西京城里最为热闹的一件大事。

自此，春桃姑娘，人人皆闻，春桃之馆，名振古城。

那春桃姑娘，也正是天生的风流女子，她一夜之间，成为名妓，渐渐喜好烟花之事，极尽人间风流。只为一个春桃小馆，这道巷子，半年内便涌现了十多家青楼妓院。于是，此巷便得名为“春桃巷”了。

今日的春桃巷 136 号小院，正好是昔日春桃馆的主客房所在，所以它自然是很出名的了。

……随着历史的演变，时间的变迁，中国的朝代经历了北宋、南宋、元、明、清、民国时期这样的更换，但西京春桃巷内，始终青楼林立，脂粉遍地，出得一代又一代万万千千的烟花女子。因而，春桃巷而尤其是 136 号小院，正好是烟花和风流的象征呢！

但是，当时间推移到 1949 年以后，伴随着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响，坐落在西京城春桃巷里的青楼妓院不复存在了，烟花女子不复存在了……

难道说，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果真在这里完全绝迹了吗？非也！

须知，现在……

于是，我们寻觅，我们向往，
我们几乎踏遍古老中华的所有地方……
终于，在西京，在春桃院里，
我们找到一轮美丽的月亮。

二 天生一轮美丽的月亮

她很荣幸，因为她成了春桃小院的 123 代主人。她的名字叫吴媚娘。

翻开家谱，她的祖宗并非世居西京，而她恰恰是西京之东千里之外的东京汴梁人。再早的历史，她的家谱上已无法查到。但是能知道她爷爷、奶奶都是民国时期的豫剧演员，在东京城负有盛名。爸爸吴定芳继承了爷爷、奶奶的衣钵，小小年纪便成为民国中期东京城里的豫剧名演。但是，当时间推进到了 1938 年 6 月，其时，日本侵略军侵占开封，逼近郑州，国民党军队不战自溃。在此紧要关头，祸国殃民的蒋介石不但不采取积极抗战的办法，却下令炸开黄河大堤，河水泛流于豫东、皖北、苏北，千百万

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地的中原人民或被洪水吞没，或被日寇飞机炸死，或背井离乡谋求生路。灾难，无情地降临在吴媚娘祖辈的头上：爷爷被日寇活埋，奶奶被日本强盗轮奸含恨自杀，其实那时她奶奶也只有 40 来岁。可怜的吴定芳，怀着一腔仇，满腹恨，跟随逃难的人群，从河南逃到了陕西，从开封逃到了西京。他本来在西京城里两眼墨黑，举目无亲，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没有立足之地，所幸春桃巷 136 号小院的李姓女主人收留了他，并认他为义子。这位女主人原是民国后期的“春桃馆”的老鸨，后因仇人作对，一把大火将“春桃馆”烧了个一干二净，财产被抢劫一空，妓女们逃之一空。一个红红火火的春桃馆，一夜间变成一片废墟。李老鸨无可奈何，只好将“春桃馆”地皮卖掉得了些钱。这笔款她再未敢乱用，只请得些工匠，在所留的一块并不很大的地方盖起了一小院住处，此后便成了春桃巷 136 号小院。更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位李老鸨原来十分疼爱的河南籍妓女成娟娟，一见李老鸨有了住处，她便找上门来，并认李老鸨做了干娘。李老鸨大难逃生痛定思痛，决心弃恶从善，改娼为良。正在此时，吴定芳从开封漂流而来，李老鸨见其可怜，便将他收为义子。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她见吴定芳聪明能干，忠厚老实，便将成娟娟许配于他，几日后便为他们完婚。

吴定芳和成娟娟婚后一年，生下女儿吴媚娘。吴媚娘从小资性聪明，能歌能舞，加之她眉清目秀，机敏过人，深受家人和街坊邻居的喜爱。只可惜，她命运并不很佳，5 岁丧母，10 岁亡父，是年迈的老奶奶将她一手拉扯大的。大约由于天赋和遗传的基因，童年命运极为坎坷的吴媚娘却是一位天才的豫剧演员。1962 年，吴媚娘刚刚 16 岁，即被招收到西京市豫剧团当演员。

16 岁的姑娘，仿佛像花儿的蓓蕾，正好是万般招人喜欢的年龄。更何况，她那迷人的脸蛋，漂亮的身段，优美的歌喉，充分